

2022年岁末,降温夹杂着大风,刮来这条噩耗:87岁的《活红娘》宋长荣先生走了。

冬夜,呼啸的北风将我的思绪切换回青葱岁月——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——懵懂年少的我,彼时是个单纯的“小戏迷”,课余时间穿梭于全市大小剧场,贪婪地观摩来自天南地北的各地方剧种。记得一天获悉泥城桥附近的“丽都大戏院”过两天有江苏沭阳县京剧团的宋氏男旦登台。对于这个来自县城的年轻后生我分外好奇和敬佩:敢于闯荡上海这个码头的决非一般人,起码有过人的胆量!

要看就看首场,打炮戏是《红娘》。那晚,我早早来到“丽都”,只见大堂陈列着宋长荣便装、剧照各一张,既无花篮也无贺幛;倒是对他的简介不同凡响:他是一颗自学成才的,埋在乡间沃土下的夜明珠……用传说中的夜间能发光的宝珠形容一个艺人,颇令人玩味。而坊间的传言却说他是沭阳的菜农之后,平素背个竹筐满街叫卖,夜晚去戏馆边兜售边蹭戏,他天生一副清丽小嗓,一来两往,误打误撞,居然进了梨园行……当大幕开启,宋长荣扮演的红娘甫一亮相,竟然赢得满堂彩!不得不承认,“观众缘”,是玄妙而难以言状的存在,虽然从未谋面,但他以逼人的英气先声夺人,灵动的唱做、稳健的台风,中规中矩的招式,引起一众老观众的惊喜。散场时,我身边的老观众议论纷纷:“乡下小囡,有苗头咯!”“还是个雏儿,大有前途!”按他当晚的表现看,“自学成才”显然不真实,大概是“师出无名”,没有遇见提点的高人吧,拜师荀慧生大师是1961年以后的事了。当时,凭着年轻气盛,敢于孤胆叫板大上海;而上海果真是海纳百川的城市。英雄不问出处,无论你来自梨园世家或出于草台班子,只要有两把刷子,就能赢得观众,受到青睐!

我作别年少轻狂,学艺、拍戏,与宋长荣行进在各自从艺的平行线上;真正交集是在1980年代,那年,宋长荣正迎来他从艺生涯中的高光时刻!

1980年年初的一天,在我凤阳路的斗室里接待了两男一女,领队是上海电视台文艺科编辑李美娣,座上客是宋长荣及其拍档陈云秋。小李曾告诉我,宋团长一直想来拜访你,谈谈天聊聊天。老上海人应该记得:1979年年尾至次年元月,沪上曾刮起一场“宋长荣旋风”:江苏淮阴京剧团在“中国大戏院”曾创下连演52场的纪录,观众逾六万人次,且一票难求。我也是通过电视台才看上戏的,他扮演的红娘,被各大媒体称为“活红娘”“比女人更

女人”……

寒暄之后,我忆及20多年前他在“丽都”的“处女秀”,当我一字不差地背诵“夜明珠”宣传用语时,他瞪大双眼说:“你可是上海第一批支持我的兄弟啊!”言谈间自然涉及此次观感,我觉得他最大的变化是演活了人物,无时无刻不在人物的规定情境之中,还不时辅以些貌似信手拈来的小动作丰富之;使这小妮子更显俏丽、聪颖和侠义……喜欢红娘带领张生夜潜后花园的“棋盘舞”,歌舞并重,气氛热烈,此刻已将观众情绪点燃;接下来莺莺张生书斋相会,将红娘拒之门门外的一段反四平调更是荡气回肠:“小姐你多风采,君瑞你大雅才,风流不用千金买,月移花影玉人来……”动静有致,相得益彰,很显人物张力。

宋兄是个实诚人,问我:“我真有说的那么好吗?”我诚恳地告诉他,其实上海观众是挑剔的,你这次广受欢迎,除了剧情熟悉,场面热烈,你的表演生活化,贴近老百姓的审美;再者,长期被禁锢的传统剧目一旦重返舞台,观众积攒的热烈期待,也是引发他们蜂拥去剧场的原因,你就是突破口,天时地利人和都被你这“夜明珠”占齐了,所以大放异彩了!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,此刻宋“趁热打铁”,提出我们见面谈艺如此投缘,合作一把如何?我自然不好推诿,当即决定他仍演红娘,我饰张生,演《东厢》一折,两位当场为我说起戏来,急得我临时找来一个小本子边学边记了下来……

在送客出弄堂的归程中,我深谙自己是中套了。小李是带着一个“活红娘”,自己却现场扮演一位真红娘。她携两位来访的一个潜在目的,意在撮合宋长荣和我录制一台影剧人“跨界”新节目;不然,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约陈云秋一起来呢?哑然失笑中,识破而不点穿,一是和宋兄一起合作机会难得,我愿意尝试;二是体恤电视台为了创造荧屏新节目的良苦用心!

不几日,在上海电视台实录,先是带妆走一遍,由于现场交流顺畅,实录一遍过。我们握手道别,企盼后续会有期。临别前他还询问我有关电影表演与舞台的分寸问题,后来我才知道,他正在筹备将此剧搬上银幕,他真是一个虚心好学、不断进取的人!那年他45,我42岁。

1980年春节前后在上海电视台播放了这个片段,引起不俗反响,一些未及亲临剧场一睹宋长荣风采的朋友,通过屏幕补上惊鸿一瞥,还意外地发现了一位本地“新晋小生”;反应是节目太短了,没有看够……

此后若干年,我多次想找到

要想体验“高高在上”的感觉,大略有以下几种方式:一,住高楼,二十层三十层地住上去,无须登山也可以“小天下”,我把坐在旋转餐厅里观景也算作此类,反正都是乘电梯上去,而高楼高塔的顶端,高度也和山顶差不多,南京的紫金山不过四百八十八米,最高层的建筑紫峰大厦是五百四十米,已在其上了。上海四周无山,上海中心、金茂大厦之类的地方,更是绝对的制高点;我曾上过福州路一带一高楼顶上的直升机停机坪,其时风雨大作,站在上面望下面万家灯火,确有遥望人间的感觉。二,最古老的方式,登山,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古人也唯有这一招。三,坐飞机,这是现代化的手段,航天飞机之外,人类能达到的高度,就是在飞机上。

人在高处,常有变成哲学家的倾向。所谓“存在决定意识”,“在”得高,意识仿佛顺理成章就有了“高度”。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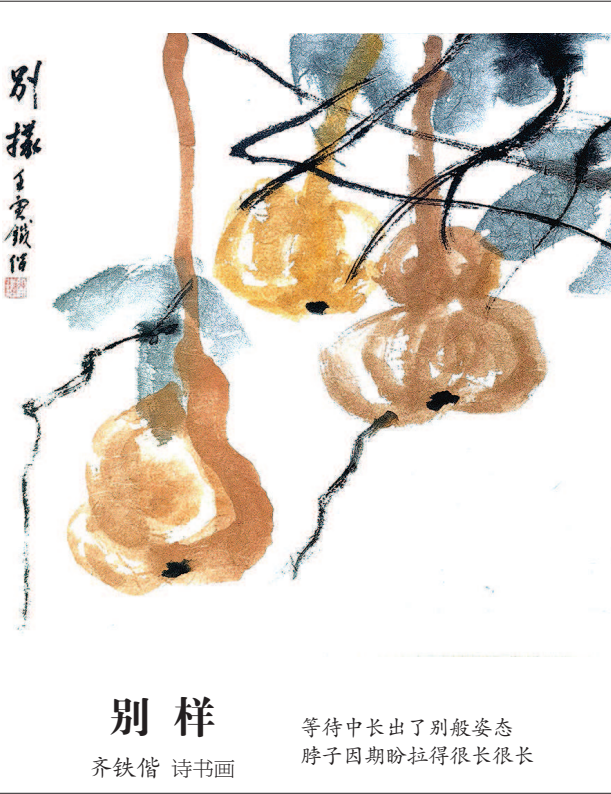
实哲学不就是抽身出来,拉开了距离宏观地看待事物?古人上山、登高,总不免有一番感慨,如是文人,更是不可无诗。“登临意”,“无人会”也罢,有人会也罢,总是有的。现在的人要想“高高在

高高在上

余斌

上”易如反掌,反倒麻木了。住摩天楼,初时还有莫名的兴奋,时不时要“眺望”一番,到后来则懒得朝下看两眼。坐飞机亦如此,初时的那种异样感格外分明,凌空蹈虚在几千米的高空,有意无意地,就思绪万千起来。到高来高去今已成寻常事,要在飞机上浮想联翩,比在山顶上似乎更来得不易。

所以我坐飞机的记忆,几乎都来自过去。最初几回坐飞机,以当时“意识



别样

齐铁偕 诗书画

等待中长出了别般姿态
脖子因期盼拉得很长很长

这段珍贵的影像,当年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,录制于大盘,早已难觅踪迹了。

云舒云卷,光阴似箭,转眼到了2006年。东方电视台《戏剧大舞台》栏目决定为我做一集戏曲专辑,总导演汪灏征询我对京剧剧目及人选的意见,我脱口而出:宋长荣,《东厢》。当时宋已是红遍全国的名角、荀派传人了,获奖无数,社会活动繁多,多次被国务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……他会为了一个地方台的电视栏目专程来上海吗?我坚持对他的认知,犹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为了提振士气,团里老少爷们人手一件崭新呢大衣,说明他不是居功自傲而是宅心仁厚之人,只要他有档期,他一定会来共续前缘的!“吃不准,我们试试吧。”汪灏说。

果然不出所料,他即来复音:老友相邀,无限欢欣,将携两套不同色泽的行头供栏目选用。我当即找出26年前学艺的小本子,届时,两人再排练一遍。此时他71,我69。他体恤地改变一些下蹲或下跪的调度,使表演的节奏更显流畅。老友重逢,无限感慨,如此相聚和合作何其难得!

当日我录制评弹节目时,他托人带话给我:任务完成了,悄悄地来,悄悄地走了,表现了一个优秀艺术家的高尚艺德……

文艺界的朋友有多种,有的勤合作、常见面;有些由于艺术理念相通、追求与共,虽疏见面、少合作,却也能互为诤友。

如今,一颗埋在沃土下的夜明珠腾空升起直抵苍穹!当我们仰望浩瀚的星空时,那颗熠熠发光的星辰,是你吗?

的“形态”而论,整个是诗人与哲学家合为一体:既有眼观浮云变幻而来的形象思维想象,也有俯视人间的“抽象”思考。高空下视,由不得你不“抽象”,或者说,具象都成了抽象,地面之物越变越小,到最后差不多就像是在看地图,山脉、河流、道路,皆变成点、线、面。人嘛,早已踪影不见。这时候悲观一点,联想到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”之类,不能说就有多么意外。

伟人之为伟人,有一端就是他能够一直立于抽象的高度,无待飞机之上,也能俯视人间。我辈只能偶尔“抽象”一下。说到人,脑子里不免还是具体的人,有血有肉的人。

比如飞机在云上飞,机翼下面大片大片的云,就会想,不知哪一朵云彩在下雨?地面上没带雨具的人,是不是正在发足狂奔?没有一个笼括云之上与云之下的画面,这是看不见的,也只能想象。

寒露后,一早淡淡的紫雾似乎不舍收割后的稻田。苍耳、车前草、紫云英都已蔫枯,田野里长大的生命,没有拘谨,它们来去自在。那时13岁的我和最好的同学芳儿骑着永久自行车大梁,飞速地穿过村东大河的破桥,奔向河东的杨树林。

学校葡萄园里的葡萄架要趁着立冬前埋起来,要每个学生交两大麻袋树叶。作为交样子、向日葵杆、学杂费各种东西的积极分子,我俩势如破竹,周六一大早就悄悄地推出自行车。

时间也应该有颜色,河东黄色的落叶铺满天地,绵绵若存。杨树叶的黄是舒缓的,谦逊的,大片的杨树叶巴掌大泛着油光,褐色的叶柄结实,粗糙的纹路有些磨手,叶上的脉络清晰,铅笔画出的一样,叶子随着秋风飘落时荡荡悠悠,不肯枯萎。玉米田中间的大路两排杨树高大笔直,光秃秃的树枝似乎望不到顶。踩在厚厚的落叶上,我俩最喜听叶子破碎的声音,嚓嚓嚓。布鞋破旧,脚很冷,已开始数着日子,下雪就能换棉鞋了。布鞋是掰玉米,菜园里采菜时穿的。粘的泥土干了,就把鞋子向木门上磕,土就掉了,一直磕到脚尖顶得疼,还是不忍心和父母说,那太不懂事了。我们小孩子就踩着布鞋的后跟跑着玩,依然是欢快的。秋天的农村人都在拼命抢秋,是不到县城买东西的。村里人都把秋天叫作抢秋,玉米、水稻开始收割,家家都急得火上房一样,全家人起早贪黑地把玉米掰回来,水稻割好运回来才安心。

忽然,一只小麻雀嗖地窜出来如闲云来去,小孩子与麻雀、喜鹊、蚂蚱、蝈蝈都相熟,不分彼此。仅有的毛衣十分珍贵,把毛衣袖子挽起来塞到夹克衫的袖口里。芳儿蹦到垫满杨树叶的沟里,落叶掩过膝盖。她仰面朝天躺在厚厚的落叶上,我弯腰撑开大麻袋的口,“把你装麻袋里,交树叶时来个大变活人。”我抻着她的胳膊说。“不不,你用叶子把我盖上,一会来搂树叶的同学扒出我,才够吓人。”我们笑得仰面朝天。我俩把树叶搂进麻袋里,一眨眼就大半袋子了,可拎起来掂顿一下就剩一点了。眼见搂树叶的大部队要来了,先凑成一堆一堆的吧,一会再装进麻袋。弯着腰两双手快速划拉着把树叶聚拢,一个个树叶堆就是



夜光杯

薯滋味,那是冬日的印记,是黏连岁月里、心头上的乡味。山河跋涉过,风雨历经过,我们惦念的还是那一抹故乡的温存。

李白诗中说:冻笔新诗懒写,寒炉美酒时温。虽说新诗懒写,依然提笔落字,还是心里有诗,有诗就要写诗。炉虽寒,酒美即可。冬日时光散漫,却是读书,写字的时光。新雪初霁,满月当空,无论是与亲友围炉煮茶,还是对炉而歌,或者一个人的寒炉美食,我们乘兴而来,满掬诗意,享受着冬天的给予,和时光悠悠相伴。

十日谈

生活中的美好

责编:郭影

过年的祭奠,一种归属感,建立与先祖的连接。

搂树叶

姜洛

战利品,谁都不能动,这是孩子们不成文的规矩。自行车底梁放一个装满树叶的麻袋,后架上用麻绳绑好一个麻袋。推着两麻袋树叶回家的路上,上坡时有些艰难。秋风扫落叶,风里落叶卷着浮土的味道。遇到一个个刚来搂树叶的同学,我俩一脸神气,车把抓得更紧了,自行车负载太重有点向里倾斜。忽而一片橘红色叶子,心形细叶,随风打转又呈现出胭脂红。长大后才知道,永远不是以前,也不是以后,儿时在一起的时间就是“永远”。

母亲说家乡的杨树已被砍没大半,落叶是不是和我们一样,看云起云灭,月升月沉,太多的悲喜随着风慢慢消失在泥土里。上海的街道也有梧桐、香樟的叶子飘落,有时,下班走路遇见一片盘旋的叶子,捧在手心感触上天的偏爱,爱这舒缓、平和的秋天,珍惜这恬静的生活,归根归静。就这样圆满地跟自己在一起。

进入冬天,天气越来越冷,北风一起,这种寒就铺天盖地袭来,浑身似乎被一种潮湿的阴冷裹挟着,清冷得很。而这种时候,人对于温暖便有着格外的渴望。

自唐朝时,冬日煮茶之风就大为盛行。随着“国潮风”的兴起,围炉煮茶成为了极富仪式感的冬日活动。围炉,感受着火焰的温度,延伸到心底的热度,从煮茶到衍生的烤橘子、烤柿子等等,其实味道不在于如何,而是气氛组已满满上线。你说要有光,便要有光;要有火,便要有火。暖暖的炭火上,茶水沸腾、茶烟袅袅,勾勒出这个冬天的另一番素描。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三五知己,围炉煮茶,烤物散落在烤架上,氤氲在空气中是食物诱人的味道,欢声笑语中,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场景是向冬天最

好的致敬。

围炉是温暖的狂欢。在冬日,拥炉而坐,是那个时候人们的更多选择。北方可以用“熏炕”供暖,江南民居多无炕,取暖用的汤婆子、脚炉等成为了过冬必备品。家里有一个汤婆子,还是母亲在四十年前买的,是一种铜质的扁扁圆壶。经过时光打磨,汤婆子不复锃光发亮,反而带着种温润的感觉。晚上,热水灌进汤婆子,母亲会在外面套上棉布套子,放进被窝里,然后手臂靠在熨衣板上熨衣服一样,缓缓地将被窝里摩挲,让暖融融顷刻充满在小小的被窝里。在没有空调的冬天,这就是冬天的取暖神器。现在,汤婆子也成为了时尚单品,既是传承,也是新宠。

与汤婆子相比,脚炉记得的人越发少了。三十年前的冬天,脚炉是太婆的最爱。冬天到了,太婆会把脚炉搬出来使用,每次她都会事先在炉子里放些煤炭木屑薯糠之类的可燃物,然后把烧红的稍大的煤炭块放进脚炉里,由于铜导热比较快,不一会儿,脚炉便发烫了。为了避免烫到皮肤,外婆会在脚炉上盖

冬日围炉

王丽娜

上层旧棉布。这样,我们把脚放在脚炉上,也能保持较长时间的温暖。记得母亲还提起过,在她年轻的时候,她们还会向脚炉里扔进一把豆子或者一番薯,爆熟了的大豆会发出哗哗叭叭的声音,番薯热烘烘的香味,是冬天的独属美食记忆。即使现在冬天能吃到各种各样的美食,仍然怀念小小脚炉里的番